

● 世界名人文库

世界十大外交家

主编 谢挺



2
JIE SHI DA WAI JIAO JIA

长 春 出 版 社

世界十大外交家

主编 谢 挺 张亚斌

长 春 出 版 社

新登(吉)字第 10 号

世界十大外交家

责任编辑:董辅文

封面设计:崔瑞鹰

长 春 出 版 社 出 版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长春市建设街 43 号)

长 春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开本 787×1092 1/32

1993 年 2 月第 1 版

印张 6 625

199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148 000

印数 1 5 000 册

ISBN 7-80573-813-0/I·152

定价:4.00 元

世界名人文库编委会

顾问 金景芳 公 木 高清海 朱 寰 喻朝刚

主编 李不言 舒大刚

编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毛丽娅 田海平 刘淑梅 李 健

张 凌 张希峰 黄 浩 谢 挺

曹继明 舒大刚

世界名人文库第一辑

世界十大哲人 (田海平 主编)

世界十大文豪 (黄凡中 主编)

世界十大科学家 (舒 畅 主编)

世界十大外交家 (谢 挺 张亚斌 主编)

世界十大探险家 (毛丽娅 主编)

前 言

中国在走向世界、走向未来。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无论是从政、经商，还是从教……要想取得成功，外交是重要的一环。本书介绍的世界十大外交家，无疑会给我们以有益的启迪。

这些著名的外交家，他们具有渊博的知识、雄辩的口才、顽强的意志和高超的谈判技巧。他们在谈判桌上风度翩翩，在世界外交风云中纵横捭阖，手段之高超，计谋之绝妙，常常令人惊叹！

这些外交家，曾经都是活跃在世界近现代政治、外交舞台上的风云人物，他们大多是资产阶级或封建贵族的忠诚的卫士，他们种种的外交手段，无非是为他们的本阶级利益服务。对前苏联的两位外交家也存在一个如何准确评价的问题。总之，对他们作出科学评价，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本书主要是做客观的介绍。恐多有不准确之处，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陈毅元帅，均

为世界杰出的外交家。这里所以没有收入，是因为要在伟大政治家、革命家中列传。

谢 挺

1992. 3

目 录

四朝权臣——塔列兰	(1)
“欧洲宰相”——梅特涅	(31)
新大陆的使者——富兰克林	(53)
“炮舰”外交家——帕麦斯顿	(71)
“铁血宰相”——俾斯麦	(95)
“和平”外交家——白里安	(119)
“平衡”外交家——斯特莱斯曼	(133)
才能非凡的外交家——莫洛托夫	(149)
“六朝”元老——葛罗米柯	(167)
超级国务卿——基辛格	(185)

郭 震：

四 朝 权 臣

——塔列兰



在十八、九世纪欧洲激烈的政治角逐场上，政治家们都是谨小慎微的，任何一点闪失都会招致人头落地。而他却花天酒地、放荡不羁、贪婪无耻、背信弃义，这非但没有被千刀万剐，反而使他总能躲过暗礁险滩。人们恨他、诅咒他，却又离不开他。他真的有什么过人的胆识吗？

是的，作为政治家，他冷静、理智、清醒、只钟情于自己，钟情于权势，不钟情任何人。作为外交家，他有着如簧之舌、娴熟的手腕，善于巧妙地利用对手的矛盾，转败为胜。每届政府上台都有他的功劳，而每届政府垮台又都是他的“杰作”。他不遗余力地为自己的国家争得利益，也没有谁像他那样出卖、背叛自己的国家。

他，就是法国大革命时期五光十色的风云人物——近代法国著名的政治家、外交家夏尔·莫里斯·塔列兰。

不幸的少年和贪财好色的院长

塔列兰于1754年2月2日出生在巴黎一个古老的贵族家庭里。他的祖先从10世纪起就已经是宫廷贵人了。按血统论，他的父亲同当时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六还是表兄弟。

塔列兰虽然出身名门，但没有像其他贵族子弟那样享受着巴黎的绚丽多彩的贵族生活。像所有生活在巴黎的法国贵族一样，塔列兰的父母整天忙于社交活动，只顾自己寻欢作

乐。塔列兰刚出生不久便被寄养到巴黎近郊的奶妈家。似乎命运也在和他作对，两岁时，他从一个高柜子上摔了下来。由于医治不及时，造成他的右脚终生残疾，成了只能借助拐杖行走的瘸子。过了好几个月，他的父母才知道这件事。他们不但不关心，反而更加不喜欢他了。4岁时，他被寄养在外省的一个亲戚莎莱夫人家。过了两年，仆人又把他从莎莱夫人家直接送到了巴黎的一所寄宿学校。小塔列兰坐了17昼夜的驿车来到陌生的新天地，孤苦伶仃，举目无亲，只能思念着唯一对他慈爱的莎莱夫人。那时他刚满6岁。在校就读期间，每周只能探望父母一次。6年后，塔列兰又染上了天花，父母既不探望他，也不接他回家养病，只让仆人把他送到奶妈家，病愈后又送回学校。塔列兰在学校整日沉默寡言。身体的残疾又使他自惭形秽，不愿交朋友。孤独、缺少爱抚和温暖，使塔列兰渐渐萌发了对父母和周围一切的怨恨。他决心用自己的智力战胜自己的不幸，胜过周围的人。极度的压抑产生极度的渴望；极度的孤独导致极度的冷酷；极度的冷酷造成极度的自私。塔列兰这段不幸的少年生活对他日后冷酷无情、极端利己的品性的确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769年，15岁的塔列兰中学毕业了。父母不容分说就把他送进了圣·秀尔比斯神学院。对平民百姓来说这是求之不得的，因为这意味着将来可以跻身上层社会，告别贫困和卑微。而对贵族子弟来说是实在没有出路的出路。当时，一般贵族青年所追求的是充任荣耀显赫的军官或大有油水可捞的文官。而塔列兰右脚残疾无法当军官，父母又不肯出钱给他买文官，当神甫就成了他唯一的出路。就在塔列兰入神学院之际，父母又剥夺了他承袭爵位和财产的长子继承权。当人们给他披上神学院学生的长襟黑袍时，他感到好象带上了

手铐脚镣。他心中愤恨不已，却又无可奈何。

在神学院一学又是5年，他仍然很少说话，不爱交友，既孤单又苦恼。为了摆脱精神上的苦闷，他把空余时间都消磨在图书馆里。他特别喜欢读卢梭、伏尔泰等启蒙思想家的书籍。在这些著作里，他的一腔苦怨得到了渲泄；在这些赞颂个人解放和自由的思想中，他听清了心灵的呼唤。追求个人的自由和欢乐深深地浸透到他周身的每一个细胞。他渴望摆脱贵族家庭和教会对他的束缚。

1774年，塔列兰终于在神学院熬出了头。第二年，他获得神甫称号。这年6月，路易十六即位。父母派他参加加冕典礼。路易十六十分喜爱他这位表侄，便赏赐给他兰斯市圣雷末修道院院长的美差，年金1.8万锂（法国旧时币制单位）。他经济自立了，摆脱了依赖。修道院长的外衣，教会的清规戒律，再也锁不住他那颗被无穷的欲望烧得滚烫的心。此时的塔列兰时年22岁，风华正茂。自由主义思想和青春般的血肉之躯使他坐卧不安，长期的束缚和压抑使他不顾一切地要补偿、讨回。

1778年，长期流亡国外的老叛教者伏尔泰回到巴黎，受到许多人的崇拜。塔列兰不顾自己的身份也去拜访了他，请求得到这位84岁老人的祝福。伏尔泰欣然应允，伸出手来向这个跪在自己面前的青年神甫表示了祝福。此事传开，教会领袖十分恼怒。塔列兰受到了巴黎大主教的训斥。

塔列兰还不顾自己的身份，过着花天酒地的世俗贵族的生活。他那个院长是个只拿薪水不干事的差事。他有的是时间。他在巴黎买了一所舒适的小房子，在兰斯和首都轮流居住，狂饮滥赌，寻花问柳。钱不够花就去交易所做投机买卖，大把大把地捞钱。他天生就不是上帝的信徒，而是一个放荡

不羁的无神论者、自由主义者，一个贪财好色的修道院长。

但是，塔列兰绝不仅仅是个只知道吃喝玩乐的贵族公子哥。早年的不幸使他比一般的青年更加成熟。冷酷的贵族家庭环境、虚伪的神学院教育，已经把他造就成为一个冷漠无情、极端利己、见风使舵的人。孤独养成他勤于思考，大量读书令他增长才识。他有一颗聪明、敏锐的大脑。痛苦曾激励过他，机遇又在刺激他，他不甘于现状。在宫廷里、在僧侣界、在贵妇人的沙龙里，塔列兰广泛交游，到处钻营，打通关节，取得了权贵们的信任和宠爱。1787年，他差一点儿成为红衣主教，只是由于王后的阻挠，才未如愿。不过在1788年，路易十六还是应塔列兰父亲临终前的请求，任命他为法国中部奥顿区主教。

一个不称职的贪财好色的修道院长居然又成了主教，这似乎有点不可思议。不过，此时的法国，中世纪的封建专制制度正由衰败走向灭亡，整个社会千疮百孔、腐朽糜烂。构筑封建专制大厦的思想基石早已崩塌。教会一旦象征着权势和地位，必然最终为世俗之徒所窃取。塔列兰成为主教也不足为怪。

这就是塔列兰走上社会的头15年。这15年不是法国封建贵族统治的好年头，却是塔列兰的黄金时代。他享尽了巴黎上层社会的荣华富贵。可是，革命的风暴来临了。

投机革命的主教和热月党的外交部长

1789年7月14日，孕育已久的法国大革命爆发了。巴黎人民攻占了巴士底狱。这座象征封建专制主义的堡垒的陷落，使人民欣喜若狂。可是塔列兰起初却十分害怕，这种害

怕主要是出自于对贵族生活的留恋。在革命爆发后的第三天，他进宫谒见国王的弟弟，请求出兵镇压。但是国王已经无能为力了。

塔列兰面临着人生的重要抉择。他的经历，他的自由主义倾向和他敏锐的政治嗅觉使他意识到腐朽的封建贵族统治是注定要灭亡的。要保住权势富贵，必须投靠新的统治者。这意味着背叛，但这种背叛对他并不困难，他是个利己主义者，他不会为别人作出牺牲。他也没有顽固不化的贵族偏见。他开始大踏步地向新统治者靠拢。

10月10日，塔列兰以奥顿区主教的身份参加了制宪会议关于如何处理教会土地的会议。当时法国陷入了财政危机。于是有人提出没收教会土地进行拍卖，以解决危机。但又怕触及“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资产阶级原则。对此，塔列兰慷慨陈词，猛烈抨击教会占有大量土地又不纳税的行径，呼吁没收教会土地，由国家拍卖，解决财政危机。他说，没收教会土地根本不会破坏“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因为教会的土地原来就属于全体人民所有，国家可以予以收回。塔列兰的滔滔雄辩征服了所有会议代表，也打动了他们的心。制宪会议最终通过了塔列兰的主张。

当晚，巴黎民众一片欢腾。他们被塔列兰主教的“自我牺牲精神”深深感动了，以为这位“人类灵魂的牧羊人”恪守基督的信条，为了祖国甘愿献出自己的一切。塔列兰从革命的对象转瞬间就变成了人民欢迎的“英雄”。善良的人民总是为一些表面现象所蒙骗。

塔列兰没有就此停步，他深知反戈一击的份量和担当的风险。他义无反顾，继续抨击教会。鲜明的政治态度和出众的政治才干使塔列兰被选为制宪会议主席。随后塔列兰又同

罗马教皇发生了直接对抗。1790年4月，议会通过了《教士法》，要求所有教士宣誓执行。教皇坚决反对，并发出了“谴责令”。塔列兰却反其道而行之，以主教身份参加了宣誓，并带头为候补教士举行授职礼。这一“革命行为”触怒了教皇，教皇宣布将塔列兰逐出教门。

塔列兰从来就没有喜欢过这身黑法衣。但他深知在政治斗争中，不能随心所欲。当主教身份是他的政治本钱时，他根本不去理会罗马教皇的教会。直到1791年秋，他觉得自己的主教角色已经扮演完毕，这才扔掉了久已厌恶的黑法衣，换上了漂亮的世俗贵族服装。对一个旧时代的信徒，革命意味着死亡。对一个功利主义者，革命还意味着机会。塔列兰属于后者，他轻而易举地跨过了一个政治死谷。

法国大革命不仅宣告本国封建贵族统治的灭亡，也强烈地震撼了当时欧洲各国的封建君主。他们担心革命会蔓延到自己的国家，于是，他们开始筹划联合对付革命的法国。法国革命随时可能被强大的欧洲封建势力所扼杀。为了消除这一危险，法国政府想利用外交手段阻止奥地利和普鲁士的联合，并在法、奥两国一旦发生战争时英国能够保持中立。1792年1月，塔列兰被派往伦敦去执行这一使命。

这是塔列兰的第一次外交使命，结果完全失败。英国的权贵们极不礼貌地对待这位瘸腿使节。他的外交才能未能得到充分施展。

7月初，塔列兰回到巴黎。哪曾想，革命形势又有了急剧的变化。原来，路易十六暗中勾结奥、普两国，企图借助它们的武装干涉来恢复自己的专制权力。义愤填膺的巴黎人民再次发动起义，逮捕了路易十六。

面对群情激昂的人民起义，塔列兰有些惊魂不定。他毕

竟来自贵族阵营，不是真正的革命者。他的自由主义思想仅仅局限于他对奢侈豪华的贵族生活的向往和爱恋上。他是在投机革命，而不是献身革命。因此，他在暗中仍和旧贵族统治者保持着联系，为自己留条后路。但是，你死我活的阶级较量总是要求人们作出彻底的决断。塔列兰预感到又到了需要挽救自己头颅的时刻。他是明智的，他一面起草了一份歌颂法国人民革命、声讨路易十六的备忘录；一面以备忘录为掩护骗取了出国护照，于9月逃往英国。幸亏他跑得快，因为两个月后，在路易十六宫内的秘橱里发现了塔列兰写给国王的两份备忘录，仅凭这一条就足以将他送上断头台。

塔列兰在英国流亡的一年多后，被英国政府驱逐出境。他被迫去了美国。在那里，统治阶级也不欢迎他。他远离政界，穷极无聊，靠做土地投机买卖打发光阴。塔列兰是不甘寂寞的，他渴望重返法国，再登政坛。他的运气不错，不久，机会就来了。

1794年7月，法国发生了热月政变，推翻了雅各宾专政。大资产阶级成立了督政府，掌握了政权。塔列兰觉得时机已到，恳请新政府准许他回国，终于1796年9月回到了巴黎。回到巴黎，他立即开始到处托人为他说情，使他进入督政府。1797年7月18日，塔列兰终于如愿以偿，成为督政府的外交部长。这个任命，是塔列兰一生中极为重要的转折。从此，他的政治家、外交家的才干得到了充分的展示。这一任命，对法国、对欧洲也产生了未曾预料的重要影响。他左右了法国、乃至欧洲近30年的历史。

塔列兰走马上任，果然不负众望。他对法国外交部进行了许多有利于资产阶级的改革。他规定驻外领事要为法国商业服务。革命初期，法国商人选出代表做领事，但在雅各宾

专政时期，领事成了政治代表。塔列兰重新恢复了领事局，规定领事的主要任务是保护法国商人的利益和搜集商务情报。他还恢复了附设于领事局的青年翻译学校，培养了一批外交人才。

贪财的本性使塔列兰也忘不了大把捞钱。他觉得，在这乱世年代，唯有金钱更可靠些。当时的法国，威震全球，许多国家都想同它拉关系。这第一关就得通过外交部长。不管对哪国人：德意志各小邦、普鲁士、西班牙、葡萄牙、波斯、土耳其，甚至美国，他都伸手。一张口就是几十万、一百万。担任外长的头两年，他接受的贿赂就超过了 1200 万金法郎。堪称以权谋私、索贿受贿之最。塔列兰大胆勒索，无所顾及，也是因为那时法国的官场贪污成风，督政们本身就腐败不堪。

塔列兰也没有忘记前几年在政治上栽的跟头。费尽心机弄到手的权力绝不能丢掉。但是，他看到，督政府像它的前任一样将是短命的。他不能被这棵根浅叶衰的树给吊死。动荡不定的现实告诉他，必须寻找新的靠山。只有这样，才能跨越即将面临的又一个政治死谷。他开始接近拿破仑。他知道，在不久的将来，拥有武器和威信的拿破仑将军会成为法兰西的唯一主宰。

善于阿谀谄媚的塔列兰很快就成了拿破仑的密友，为拿破仑出谋划策，直接参与了拿破仑的夺权行动。

拿破仑的得力臂膀和叛卖者

督政府是危机的产物，它本身又不断地制造危机。它奢侈腐化，没有效率。货币贬值，赤字上升，民怨载道。而拿破